



□ 12
476
17



十三經注疏

毛詩七

四七二
476
17

18
17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一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等之君有詩各繫其國舉

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

陸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

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大雅譜

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

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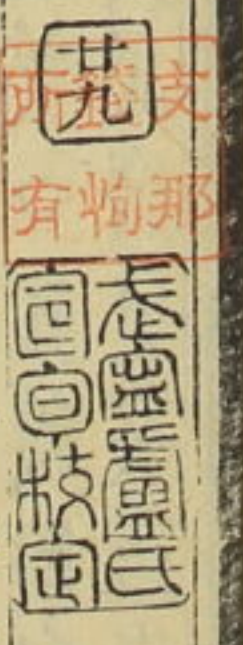
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

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

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

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

寺流九之二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
官在焉懿王覽居之非遷都也鄭必須言周室居豐鎬者以
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雅亦須顯其號并知天
子所居之處也采薇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
稱王也則二雅各有未稱王時作者未稱王時則在岐周矣
而繫之豐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稱
王縱使在岐周時作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彘王爵仍存
鎬京尚在故亦摠云豐鎬焉雅題不曰周者以雅與國風絕
殊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
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
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
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當夏大
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
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越
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
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
言之所以追說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
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
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正義曰自
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棫樸思齊皇矣靈臺

七篇序皆云文王早麓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
也下武文王有聲二篇序皆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
道同故鄭連言之雅有小大二體而體亦由事而定故文王
以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
周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事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
之也文王所以得受天命由祖考之業故又次綿也言文王
之興本由大王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其
人故次棫樸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祖之美故次早麓也
早麓直論樂易於民施化而已非盛事故在棫樸之下既言
受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
聖世脩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德及鳥獸故
次靈臺縣與早麓皇矣皆述大王王季之德是上述祖考者
鄭以文王據受命盛隆逆而本之於祖父取編篇之意故其
餘不盡論也其武王之詩下武序云繼文也明以上文王事
下武則武王繼之既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伐
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
陳武王之事文王有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詩其勢正
同而詩主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蓋臣無
念爾祖以戒成王也大明云篤生武王言武王之蓋臣無
成王時作也綿云文王厥厥生思齊云文王之母皇矣云帝

謂文王三篇皆言文王之謚則皆文王崩後作之棧樸云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則稱王之後作也唯旱麓不言謚又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謚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崩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謚成王時作文王有聲云武王烝哉言其謚則其崩後作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正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采薇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故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懇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羣臣嘉賓之事為首也羣臣在國則燕之使還則勞之故次四牡勞使臣之來也使臣還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臣也使臣之聘出即遣之反乃勞之則遣先勞後矣此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

一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洽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睦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采薇遣戍役遣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率後林杜以勞還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事繼之以文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萬物既多人得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非徒能養其親身又清潔故次南陔孝子之潔白也萬物盛多人忠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羣臣後兄弟者彼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等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皆歌此三篇四牡傳曰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於紂故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為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杖杜役反而勞之出車經曰春日

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薇三篇事在稱王
前矣鹿鳴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
未稱王也四牡云周道倭遲傳曰岐周之道尚在岐周未遷
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
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
三篇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禴
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饋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禴
諡或當時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
文武之諡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稱王後事會無
言其諡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
為大雅者以六詩之各大小不在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
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體詠由歌政而興體亦因政
以作之先後為次況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檢其
事亦不然矣緜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薇亦伐昆夷之
事而在小雅緜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
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云禴祠烝嘗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
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雅明不以作之先
述小政為小雅之體也但作者各有所擬述大雅明不以作之先
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

息暴秦起而樂亡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雖鬻其大校不可
以言宣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大雅者詩見事漸故先小
後大鄭以大雅述盛隆之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此二雅逆順之次
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以近及遠今小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
考積基之美致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
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小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
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
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緜
與早麓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即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
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成王之起於后稷故推以
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序云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
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
武後人唯周公成王耳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也
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然至卷阿皆是可知
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
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麗之序云文武
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成王詩也南
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語其時事為周公成王明
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諡焉由庚既為周公

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菁者莪皆周公成王之詩也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故並舉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而言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不得以由庚為成王詩首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祖考之先文武功之所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后稷有功世篤忠厚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鳧鷖言能持盈守成也鳧鷖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慢故公劉酌卷阿戒成王也召公以成王初蒞政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戒以民事欲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也小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體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萬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萬物得宜又能周及海外故次蓼蕭也言萬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事可以飲燕諸侯襄賜有功故次湛露形弓也既見因饗燕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為天下之所歌樂故次菁菁者莪也其次如此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民云推后稷配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後作也行葦云曾孫維主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養老之事周公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即政之後也既醉告太平鳧鷖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有成功可守作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指其時也假樂嘉成王有顯顯令德官人安民則亦即政之後矣公劉洞酌卷阿同是召公之戒公劉云成王將蒞政則歌在行葦假樂之前也既醉鳧鷖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在生民之前也大雅之作既有先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即政之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襄二十九年左傳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為正小雅皇甫謚亦云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則服虔與皇甫謚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左傳又曰為之歌大雅服

虞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為正大
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既醉鳧鷖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
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蓼蕭既醉之
輩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皆武王之詩六
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后稷配天行葦曾孫維主
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斥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
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
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然亡詩六篇
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服虔之誤違詩之文失毛之旨
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
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
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國之興警如為室猶言
王始造其基武王鑿其棟棟周公內而架之乃成為室猶言
文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
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旦弘道是其終始相成故
比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凡書非正經者
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詩者樂章
既說二雅為之正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播於樂或無
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

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鄉
飲酒云乃合樂闕雖鵲巢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周
南關雎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飲酒是鄉
大夫之禮直云合樂大夫稱鄉得不用之鄉飲酒是鄉可
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穆叔
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小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
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
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合已
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以小雅為樂而穆
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用天
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合樂
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合樂
者風鄉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諸侯
之正樂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諸侯
不問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若然小雅為諸侯之樂於
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為諸侯之樂於
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
為典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

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徧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
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下徧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
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
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不言
頌者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不及
頌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舉其正所當用者然而至於
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
故下鄭分別說之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義曰
鄭既言有土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發端
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貢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也敢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饗元侯
也工歌文王大明縣則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以為肆業及之
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賜使臣敢不
拜賦由此二傳論之天子食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
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
已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

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
鹿鳴合鄉樂則知歌文王者當合鹿鳴歌肆夏此云歌者凡樂之
也故鄭於此差約而知之傳言金奏肆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
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論語云始作翕
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晉為穆叔發初歌肆夏故云金奏也
言金奏者始作未必先擊鐘以奏之左傳曰歌鐘二肆是歌
必以金奏之言金奏肆夏亦歌之文王鹿鳴因上有金奏之
工歌互言之故知歌肆夏也此歌在堂上故郊特牲曰歌者
在上貴人聲也其合樂則在堂下故儀禮注云合樂謂歌樂
與眾聲俱作明在堂下眾聲也由在堂下輕故降升歌一等
元侯者元長也謂諸侯之長杜預云元侯牧伯也牧伯與上
公則為大國故儀禮注云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
雅以肆夏頌之族類故以頌言之牧伯為元侯則其餘侯伯
為次國子男為小國非元侯也故摠謂之諸侯故用樂與兩
君相見之樂同儀禮注云兩君相見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
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於次國與小國與此諸侯同也此
先陳天子於諸侯以諸侯於鄰國亦如之彼據傳之正文先
言兩君相見以天子於諸侯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侯文同
於諸侯摠次國小國為一等諸侯相與天子於諸侯文同

則亦摠次國小國為一等則次國相於小國於次國於小國皆是諸侯於鄰國之君同歌文王合鹿鳴也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彼兩君元侯相於法也天子於元侯與諸侯不同則元侯相於與諸侯亦異也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則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不歌四夏避天子於諸侯也以此明之則言諸侯於鄰國之君無元侯可知也其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天子以大雅而饗元侯於次國小國亦當與諸侯於鄰國同也饗賓或上取也○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正義曰燕禮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之禮也經曰若與四方之賓燕言若以辨異則以燕已羣臣為文而兼四方之賓也其禮歌鹿鳴合鄉樂也諸侯以小雅取燕羣臣及聘問之賓而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之賓歌小雅合鄉樂是皆為下就也推此則天子於諸侯合鹿鳴亦在下就之中矣若然前云饗賓或上取既言天子饗元侯歌四夏於元侯雖則下之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歌文王者皆謂饗矣饗賓當上取而言有下就者以饗賓之中天子於元侯歌四夏諸侯相於歌文王皆為上取據多言之故鄭屬上取於饗其實饗中以兼下就合鹿鳴是也言或上取者天子於元侯合文王於諸侯歌文王諸侯

於鄰國合鹿鳴皆是已樂非上取故言或見其不盡上取也言燕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是已樂非下就故亦言或案儀禮注云頌為天子之樂則天子自當用頌矣而謂饗元侯為天子取者詩為樂王者盡用之但鄭從風為鄉樂以上差之使大雅為天子之樂耳故不得以四夏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等為說耳不可以已所得用則為已樂也何者元侯相饗歌頌與天子於元侯同諸侯相於與天子於諸侯同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文與天子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同則風雅頌皆為諸侯所用矣豈得皆謂之為諸侯之樂乎明鄭以等差言之可知矣既以等差定之使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非此者皆謂之上取下就儀禮之注盡論詩為樂章之意既以風為鄉樂小雅為諸侯之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在故因言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欲明雅頌盡為樂章所以與此異也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以此譜文先定言國君天子之用樂即云有上取下就之事明上取下就亦宜同矣燕禮注云合鄉樂者禮輕者速下諸侯燕臣子合鄉樂為下就明天子於諸侯合鹿鳴者亦是下就也諸侯於鄰國之君歌大雅為上取則知天子於元侯歌四夏亦上取也若然天子諸侯皆有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云饗或上取燕或下就似上取下就以饗燕為別者以穆叔

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禮記曰大饗有四為兩君相見之
禮儀禮燕禮是諸侯燕羣臣賓客之禮因此成文故天子諸
君別其等使上取以饗為文其實國君與臣饗燕皆有向者
周禮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燕是天子於諸侯饗燕俱有也
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箋云飲之
而有幣酬即饗所用是天子於羣臣饗燕皆有也左傳曰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饗之又曰晉士文伯如周王與文伯
燕是天子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秋官司儀職曰凡諸公
相為賓致饗食左傳曰公與晉侯饗於河上是諸侯相於饗
燕俱有也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聘禮曰公於賓再饗
一燕是諸侯於聘問之賓饗燕俱有也左傳曰季文子如宋
致女復命公饗之燕禮燕已之臣子是諸侯自於羣臣饗燕
俱有也國君與臣並有饗燕而鄭異其文見尊卑之禮殊為
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尊卑異其文則其用樂也由尊卑為
差不由饗燕為異此饗燕之文互見耳則饗燕用樂同也且
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晉侯饗穆叔歌鹿鳴之三三
拜是其用樂同文也故儀禮注引穆叔之辭乃云然則諸侯
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
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所言用樂與此饗同是天子

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為差等
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注云鄉飲酒升歌小
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者可以逮下似為禮有輕
重故上取下就與此不同者彼以燕禮諸侯之禮鄉飲酒大
之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
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
解燕禮與鄉飲酒禮異樂同之意其實不由饗燕有輕重也
此用樂之差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
諸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
趙文子始注云僭諸侯明諸侯得奏肆夏故郊特牲又曰賓
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納
賓皆云及庭奏肆夏及周禮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
皆謂賓始入及庭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略
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正義曰饗燕用樂皆
推禮傳而知事不詳悉是其著明質略其太校見在書籍
也其餘笙間管舞之詩無以言焉由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審
也故儀禮注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笙間之
篇未詳聞是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笙間之篇亦
小雅則此笙間之篇宜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
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何篇故曰笙間之篇未得詳

九
聞也。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
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正義曰民勞六月之後其詩皆王
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
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
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為善則
顯之令自強不息為惡則刺之使懲惡而不為亦足以勸戒
是正經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勞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
雅盡召旻小雅盡何草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幽三
王之詩皆當王號謚自顯唯厲王小雅諡號不明故鄭於下
別論之如是則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序皆云厲王通小雅
漢至常武六篇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厲王時詩也。又大雅雲
宣王詩也。又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節南山
下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
東無將大車小明明都人士緜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
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使用事焉。王行暴虐
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
則殺之。三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
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

乃相與叛襲厲王厲王出奔于錫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十四年厲王崩於彘如遷此言厲王積惡有漸三十年而甚
三十四年益虐又三年而出奔三十七年乃流彘也。板曰善
人載尸箋云厲王虐而弭謗蕩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
言王之惡則流彘前事也。桑柔芮良夫所作云貪人敗類則
與所諫云榮夷公專利事同三十年後事兩無正云周宗既
滅靡所止戾則是流彘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
九十五矣作懿以自誓韋昭云懿今抑詩則作在平王之時
然檢抑詩經皆指刺王荒耽仍未失政又言哲人之愚亦維
斯戾則其事在流彘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
民勞召穆公諫王令息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專權有
權可專有民可役則事在流彘前也。小旻戒王無淪胥以敗
小宛誨王無忝爾所生皆教王為善以導民其亦在流彘
前矣。則厲王小雅兩無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厲王大雅事類大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以牧民今反
勞苦故先民勞民之所以勞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次故次
板蕩王惡甚焉而抑刺王之荒耽桑柔責貪人敗善皆為惡
之次故又次焉。小雅十月之交以譴自上天小人專恣惡莫
甚焉故以為先由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所安定故次雨無
正也。小旻刺王謀之不臧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故

爲次焉小旻箋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兩無正爲小故曰小
旻此鄭解篇次之意也前檢小宛謂事在兩無正之先今而
處流莛之後者以詩之大體雖事有在先或作在後故大雅
文武之詩多在成王時作論功頌德之詩可列於後追述其
美則刺過譏失之篇亦後世尙刺其惡本紀又曰宣王卽位
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歸宗周三十九
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羗氏之戎四十六年宣王崩如遷
此言則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無他過惡唯敗於千畝爲始
衰耳而小雅有箴規誨刺其事有漸矣則王衰亦有漸矣皇
甫謚云三十年伐魯諸侯從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
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
之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竝作不可以限斷也其大雅六篇
小雅自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宣王德盛時作其
事多在初年以王承衰亂之弊百事草創任賢使能征伐安
集初則當然亦不可定其年月也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
德衰乃作多在三十九年之後而三十九年以前諸侯不睦
各不朝宗沔水之等或亦作也而三十九年之後則王政大
衰刺詩爲常故宜多也祈父傳曰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
爲敗推此則其餘亦多敗後事也其詩之次大雅以宣王承
亂遇災而懼憂民之本故先雲漢也王旣憂百姓天下復平

五嶽生佐故次嵩高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次
烝民韓奕也旣能錫命賢哲任用其力可以征討不服以立
武事故次江漢常武也此則先憂百姓次用臣以征伐爲後
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獫狁南北交侵急須出兵以匡中國
故先六月采芑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芑以
夷狄旣平當脩車甲大會諸侯因蒐狩故次車攻吉日以田
獵征伐之類故使次焉以田獵選車徒會諸侯又盛於從禽
接下故又使車攻先吉日也是以車攻序曰宣王能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
都言非徒外攘夷狄又復會諸侯於東都是序此篇之意也
旣言征伐事終外無兵寇可以安集萬民故次鴻鴈也然宣
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田獵之暇也
明初卽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後爲
次也宣王中興賢君末而德衰衰有其漸故次庭燎美其能
勤因以箴之箴之不改則規正之規而不變則教誨之誨而
不從則刺責之故次沔水鶴鳴祈父也以爲王惡漸大故責
正稍深此沔水鶴鳴其作不必在祈父之前但次之以見其
漸耳王旣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白駒也賢人旣去則知
禮教不行則室家相棄故次黃鳥我行其野也宣王中興之
君不能終始皆善錄者雖兼惡以示戒勸亦貴成人之美故

終以斯干考室無羊考牧若言終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甚也斯干說造立宮室寢廟生男女明其始時之事無羊類之當為同時可知今反在箴刺之下見宣王終始之善明矣本紀又曰幽王三年嬖褒姒生子伯服竟廢后及子而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國人皆怨故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王麗山之下遷止言竟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年月皇甫謐云三年褒人以褒姒自贖時即與繒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譖廢申后逐太子九年王廢高明而近讒慝使虢公專任於外褒姒固寵於內王室始騷謐言與遷事相終始則幽王之惡自三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極故鄭語云九年王室始騷也名旻云威國百里王道衰弱之極也序皆云大壞當在八年之後也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車牽序云褒姒嫉妬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申后之廢黜魚藻箋云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此五篇經注皆有惑褒姒黜申后之事則多在八年之後也其餘則無文可明大局是惡盛之時八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先瞻卬後召旻者武王數紂之罪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瞻卬疾婦有長舌維厲之階故處先也王婦言是用政事荒亂致朝無賢臣土境日蹙故召

旻以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不黃其次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陳古以刺今其餘次義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雎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為隨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所正之形容有小大所以為二雅矣故上以盛隆為大雅政治為小雅是其形容各有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既殊惡者之中非無別矣詳觀其歎美審察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疏朗弘大體以明責小雅則躁急而局促多憂傷而怨誹司馬遷以良史之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墳典辭多慷慨班固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又淮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古之道又以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二自大體者少也厲王為異區也幽王小雅四十四而大雅惟是大小不相由也推此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作者之初自定其體作既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無大雅有初自定其體作既而論則二雅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但文武成王正經也厲宣幽王變雅也小大之體時俱有作故采者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中分也或

說變雅美詩則政大入大雅政小入小雅刺詩則惡大入小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旻小宛正責厲王謀猶回過不用善道其惡固小於板云下民卒瘁善人載尸蕩云斂怨以為德綱紀之大壞也瞻卬云亂生婦人罪罟不收召旻云實靖夷我邦日感國百里其惡固當大於鼓鍾作樂不與德比采綠婦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征禦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賜一朝之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正義曰此鄭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內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之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能親兄弟與之燕飲而作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大義減親言為隱者亦因此以示聖人之法何者以管蔡之罪不為不誅偏於大義而誅之耳以同氣之親實懷閔傷由此而為之隱也而序云閔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為之

隱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得而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類而文王之詩上有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類於其間與之為類因以為文王燕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其餘聖人不能也如此譜說則鄭定以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為周公成王時作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在武王既崩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治內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之樂義故內之於文武之正雅以成燕羣臣燕兄弟之友之樂歌焉是與鄭同也鄭志之說則異於此者答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意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作趙商據魚麗之序而發問則於時鄭未為譜故說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時也。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此譜則決定其說為成王時也。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與之初師移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臣也。知漢興始移者若孔子所移當顯而示義不應改厲為幽此既厲王之詩錄而序焉而處不依次明為序之後乃移

詩經卷之二
之故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
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詩者眾
矣獨言毛公移之者以其毛公之前未有篇句詁訓無緣輒
得移改也毛既作詁訓則先定後事必由之故獨云毛公也
師所以然者六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
句言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
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之詩也亂
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正義曰言
亂甚焉謂正月幽王之時禍亂甚極其四篇詩亦厲王亂惡
故次正月之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者謂寄四篇
於幽王詩中又改厲為幽有言幽王亦有厲王過惡故也六
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廢缺者以聖賢垂法因事寄意厲王
暴虐傾覆宗周廢先王之典刑致四夷之侵削今先王起衰
亂討四夷序者意其然所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
以致交侵宣王修小雅之道以詳其事若云厲王廢小雅之道
於人也若然序者示法其意深矣毛公必移之者以宣王征
伐四夷興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正經之後頗為不次故移之
見小雅廢而更興中國衰而復盛亦大儒所以示法也據此
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王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
美無為陳其廢缺矣明於其中躡衰亂之王故也是以鄭於

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
職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
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
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
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
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摠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
之篇等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
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
餘篇之目也南陔下箋云毛公推改什首遂通耳此下非孔
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
所明於時有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
孔子之舊則以上所刊定篇卷之目是孔子可知故鄭云以下非
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宜次在什中今以孔子之詩之舊矣本十
其義而亡其辭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
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復為第二形
弓為第三鴻鴈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
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
蕩及閔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一篇不足為
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
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鴻鴈之什

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者以毛公闕其亾者以見在為數志在
推改而鴻鴈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
公推改者以毛公前世大儒自作詰訓篇端之序毛所分置
十月之交毛所移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
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
多於今者無紙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卷明
亦分別可知既分卷固當以十為別已有之什也但孔子
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
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故分每十為卷則
不滿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
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
猶國風之類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況不滿十
於之什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一

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校勘記 九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大雅譜

而別世載其功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別當作列形近之譌

大雅以盛為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王疑主字誤是也

不言武王之諡成王時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成當作武形近之譌

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比誤此下比篇尚不以作之先後為次同

可王之事繼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當武字誤是也

又大雅生民及卷阿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及上剗添下字案所補是也

此五篇樂與萬物得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樂與下當脫賢與二字

小雅十六為正經 閩本明監本毛本六下有篇字案所補非也

警如爲室

補毛本警作警

天子食元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食當饗字

言金奏者始作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未當樂字

小國於次國於小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昭讀小國上屬其下改小國相於次國非也此當八字一句謂小國之於次國及小國之於小國也小國在次國下故不得言相於若倒小國相於在上則無以說次國矣

則元侯相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見當作於上下文可證

燕羣臣乃聘問之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乃恐及誤是也

於元侯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饗讀四字一句

文與天子燕羣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文是也

自由尊用之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卑誤用是也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卽饗所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酬下浦鏜依彼

箋添十二字非也饗專係飲彼正義有明文不得兼引食

禮者可以逮下

閩本明監本毛本禮下有輕字案所補是也

鄉飲酒大夫之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鄉至大劉添者一字

作懿以自誓

閩本明監本毛本誓作警案山井鼎云國語作微作誓爲非是也抑正義引作微

事在大雅之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雅當作流彘上下文可證

綱紀廢次

補毛本次作缺按缺字是也形近之譌

論怨嗟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怨嗟當惡差之誤是也

王師敗績於羌氏之戎

閩本明監本毛本羌作姜案所改是也下羌戎爲敗亦當作姜

是序此篇之意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何也獨無刺厲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誤也是也

今先王起衰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當作宣下文可證

興廢於人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廢下有存字案所補是也

咨者無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咨恐昔字非也咨當作古出車正義云古者無紙可證

皆用簡札

閩本明監本毛本札誤禮案因十行本以札為禮之別體而誤改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二

三十

鹿鳴三章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飲於鳩反。疏。鹿鳴三章注同食音嗣注同筐上房反篚音匪侑音又。章八句至心矣。正義曰作鹿鳴詩者燕羣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而酬侑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明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言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案燕禮云大夫為賓則賓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殺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摠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

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知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序同云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且序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羣臣樂之也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乃燕樂之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且耽此詩主於忻樂故敘以燕因之而後兼言饗食也既飲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承筐是將是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摠美燕樂之事於經無所當也序上言羣臣後言忠臣者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侑幣○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為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

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郊特牲云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是饗有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行人注云饗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皆以飲為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繡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

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興也苹萍也鹿得萍呦呦

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

以成禮也箋云苹蘋蕭。呦音幽苹音平萍本又作萍薄丁

反江東謂之藻藻音瓢扶遙反懇。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苦很反樂音岳又音洛蘋音賴。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書曰篚厥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當作賓賓置也周行

黃。簧音黃。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

列位言已維賢是用。好呼報反注同示毛如字鄭作賓之

或反行毛如。疏 呦呦至周行。毛以為呦呦然為聲者乃

字鄭胡郎反。是鹿鳴所以為此聲者鳴而相呼食野中

之萃草言鹿既得萃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

食以與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

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被

名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為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

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與

之由此燕食以享之瑟琴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

好我以敬賓如是乃輸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鄭唯

下二句為異言已所以召臣燕食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由

已臣下之賢所宜燕饗所以然者以本已用官之法要須人

之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我周之列位非善不用維賢是

與故臣下皆賢已由是當享食之。傳鹿得至成禮也。正

義曰懇誠發乎中者以鹿無外貌矯飾之情得草相呼出自

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為興者人君富有一國位絕羣

下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嘉樂實為至少故取

非鹿所食故不從之。傳筐篚至幣帛。正義曰序云以將其厚意則將為行厚意此云行幣帛與賓即主人行厚意於賓之意也。箋書曰厥篚玄黃。正義曰篚以筐篚得盛幣帛之意也。今禹貢止有厥篚玄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肅征篇矣。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同耳。傳周至行道。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羣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享之琴笙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箋示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注云示讀如賓之河干之賓實置也是示實聲相近故誤為示也。言以德善我者謂賢人有德以輔君使之遷善是以德施善於我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不問其親疏朝無不賢之臣故所饗燕而樂之也。易傳者以其上下皆曰嘉賓此獨言人明有異也。又大東卷耳並有周行之文皆為周之列位此不得異且下云視民不怵乃作視字此則為示明其不同古者實示同讀故改從真也。且此篇聖君賢臣講道之樂觀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話言而已明是據今嘉賓本其賢德由其先有善德置之於官綠此皆賢所以燕饗此章本其賢二章言其法上下相副於義為長故易傳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

蒿菽也。蒿呼毛反菽去乃反字。又作莖同本或作牡菽牡衍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傲。

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義是乃君子所法倣言其賢也。視音示。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敖遊也。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倣倣之嘉賓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傳蒿菽。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菽郭璞曰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菽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菽也本或云牡菽者牡衍字牡菽乃是蒿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箋視古至甚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示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目視物與示傍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

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傲。法倣也箋云德音先王

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

義是乃君子所法倣言其賢也。視音示。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敖遊也。疏。我有至以敖。正義曰言文王

有嘉賓既共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音甚明以此

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又此賓之德音不但

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倣倣之嘉賓之賢如

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敖遊也。傳蒿

菽。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菽郭璞曰今人呼

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菽陸機云蒿青蒿也荆豫之間汝南汝

陰皆云菽也本或云牡菽者牡衍字牡菽乃是蒿非蒿也與蓼

莪傳相涉而誤耳。箋視古至甚明。正義曰古之字以目示物

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挑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
小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
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
子常視無誑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
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衿鞶注云示之
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言示之以衿鞶亦宜作示而古文儀禮作視字於今文視作
示字鄭以見示字合於今世示人物之字恐人以為是視
非改辨之云視乃正字而今世示人物之字俗所誤行俗以見
今世示人物為此示字因改視為示而非古之正文故云誤
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注云言
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慢於禮樂之
盛言語無節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慢於禮樂之
嘉賓於旅之節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不
愉薄禮義愉音與說文酬為薄也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
亦云示民不愉薄是也定本作愉者然鄉飲酒禮注皆云嘉
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以
德音自賓之明德非先王之德教及示我善道不與上箋同
者以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以周行為至道至注詩後
更為別解其德音孔昭據此論燕宜為旅時語古也故為先

王道德之音其實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賓有孔昭之明
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鹿鳴食野之芩 芩草也。芩其今反說。我有嘉

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湛樂之久。和
同湛都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燕安也
字又作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疏 傳芩草。正義曰
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夫不音符。疏 陸機云莖如釵股
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
為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文王
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
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之。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
篇末注同使所吏反注

皆同說音悅樂音洛 疏 四牡三章章五句至說矣。正
義曰作四牡詩者謂文王為西

伯之時令其臣以王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今臣使反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述其功苦以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摠述勞意於四牡駢駢周道倭遲駢駢行不止之貌周經無所當也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駢芳非反倭本又作委於危反遲韓詩作倭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箋云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監音古。疏。四牡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而息嗣反。○勞之言汝使臣本乘四牡之馬駢駢然行而不止在於岐周之道倭遲然歷此長遠之路甚疲勞矣使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我知汝之如是也。傳駢駢至世法。正義曰以此勞使臣之辭明慰其勞苦故以駢駢為行不止之貌少儀曰車馬之容駢駢翼翼雖行不止不廢其容駢駢也又二章傳曰嘽嘽

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駢駢駢駢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為岐周之道者以時未稱王仍在於岐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知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天子之都也言王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即非適王畿也故鴛羽杜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王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者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樂以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言者舉中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為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主謂念憶父母下章云不遑啓處將父母是也箋以傳言未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

鄭鄉飲酒燕祀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以私害公故又引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四牡騤騤 騤騤馬也。丹反駱音洛喘川充反鬣本又作驥力輒反本

嘽駱馬 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嘽音毛。又作鬣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處居也。臣受命舍幣于禰乃行。跪求毀反郭

疏 正義曰案聘禮云命使者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云告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如聘

禮既釋幣於禰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舍幣於禰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

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

翩 也引此者證不遑啓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遑啓處也

翩者離載飛載下集于苞栩 離夫不也箋云夫不

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翩音篇離音佳本又作佳栩况甫反夫方于反

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鳩

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懸起角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將養也。養以尚反

疏 翩翩至將父。正義曰文言翩翩然者離之鳥也此鳥其性懸謹人皆愛之可以不勞

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栩之木言先飛而後獲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汝使臣雖則勞苦得奉使成

功名揚身達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汝從勞役其言曰王

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

傳離夫不。正義曰釋鳥云離其夫不舍人曰離名其夫不

李巡曰夫不一名離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

祝鳩離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鶉鳩也。箋夫不至栩

木。正義曰言懸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

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懸謹之鳥宜不為勞尚則飛而

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翩翩者離**

可獲安乎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邊耳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 杞枸櫞也。杞音起枸音

王

寺流七之二

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駸駸貌。驟

助救反又仕救反駸楚金反字林云馬行疾也七林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母來論論也君勞使臣述時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誠

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疏

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論音審。

至來論。毛以為汝使臣在塗之時其情皆曰我豈不思歸

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此詩之歌以勞汝知汝以養母

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此歌以勞汝乃

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傳論念至不至。正義曰論念

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

而愛同兼之者父也敬為尊愛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

母取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稱此

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親而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箋論告

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箋論告

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

知諗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來告於君者言

使臣勞苦思親謂君不知欲陳此言來告君使知也實欲陳

言云是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

遂為歌據今詩歌以本之故謂其所欲言為作歌也凡詩述

序人言以為歌詩本其言皆曰歌下云歌采薇以遣之此序

箋云陳其功苦以歌樂之皆當時直言非歌也後為詩人歌

故云歌耳又申傳尊親之意言人之思恒思親者母之慈恩

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

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文連我心是述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母來

論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

命也。使所吏反注下並同不辱命一本作不辱

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所以為悅序曰有功而

詩之歌其來諗不得為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

歌所以來告不得為念也然臣有勞苦患上不知今君勞使

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

君

命君疏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至光華。正義曰作皇皇者

教以若將不及驅馳而行於忠信之人咨訪於五善言臣出

使當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即首章下二

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善直為禮耳而并言樂者以禮樂

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和樂易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

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倒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

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為此也序以君本送

之以禮樂欲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

而有光華亦是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非君遣使

辭於文不體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聖君之

主美君遣明是君之所勅非說臣之自能矣皇皇者華

于彼原隰 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忠臣奉

色箋云無遠無近維所之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駢駢

則然。煌音皇又音晃。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駢駢

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為每

懷也和當為私眾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

留則於事將無所 疏 皇皇至靡及。正義曰此述文王勅

及。駢所中反。疏 使臣之辭言煌煌然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

木之華於彼原之與隰皆煌煌而光明不以高下而易其色

也。以言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志也汝駢駢眾多之行夫受命當

使光揚不以遠近而易其志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

速行無人懷其私以相稽留則於事無所及矣。既不稽留恐

無所及故當速行驅馳訪善也。傳皇皇猶煌煌。正義曰

東門之楊曰明星煌煌此猶彼也。此華色煌煌為宜故猶之

而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覆

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用外傳為義故引而破
之言毛氏亦為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若每為
雖縱使變和為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為私下
復解傳中和為忠信為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
據者本無每雖後人因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
朋之下有每雖夫為人故箋申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傳以駢
駢為衆多征夫為私人意以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言其將
行若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介
廢失君命後於事機也此實使臣謂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介
者為行人也君遣使一人而已而云眾之行夫者猶春秋以介
介摠戒勅之非一故言眾也案聘禮謂使者受命於君唯上
介立於其左接聞命眾介則不與此得摠勅之者彼受命者
所聘之意或國之密事唯使與上介受之故眾介不與聞命
至君遣使臣臨塗戒勅雖眾介亦在也如是則眾介不與聞命
夫捷使每懷靡及箋為仲山甫戒之與此不同者彼非君
遣使臣之歌述美仲山甫之德觀其文勢故與此異耳

驅周爰咨諏

忠信為周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箋云
爰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

馬維駒六轡如濡

音箋云如濡言鮮澤也。駒載馳載

載馳載

我

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咨本亦作諮。疏。我馬至咨諏
諷子須反爾雅云謀也說文云聚謀也。○疏。我馬至咨諏
文王教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維是駒矣所御六轡
如汗物之被洗濯濡溼甚鮮澤矣汝當乘是車飾自謂無及
則驅馳速行求忠信之賢人咨訪其諷事焉。○傳。忠信至為
所宜為度卒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
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親為詢杜預曰問親
戚之義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難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難也
為難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難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難也
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詢一事杜預曰
也魯語無訪問於善一句又云咨才為詢咨事為詢與左傳
異韋昭以左傳同此四者故先咨事為詢而後曰事當為難是
也餘與左傳同此四者故先咨事為詢而後曰事當為難是
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事為詢而後曰事當為難是
難易當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事為詢而後曰事當為難是
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為先後耳我馬維駒

六轡如絲

音其忍音刃。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事之難易為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

爰咨度咨禮義所宜為度。沃鳥毒反。我馬維駟六

轡既均陰白雜毛曰駟均。駟音因。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親戚

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諷也謀也詢也雖得此
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疏傳兼此至六
則成六德言慎其事。詢音荀諮親為詢。德。正義曰
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
箋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
周傳言中和和周之訓也諷謀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
中和為己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上每懷
靡及是也以君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
自謂無所及也以此篇終故傳於是結之然而外傳云忠信
為周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塞淵出言允當之謂也
然於文中心為忠人言為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

忠信為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咨也諷也謀
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
知此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
得之咨出於己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遇彼賢所以得訪故
亦為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
成六德言慎其事也韋昭云六德謂諷也謀也度也詢也咨
也周也案周者彼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
及成於六德箋申傳說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
德然則箋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是謙虛謹慎以之為
一通彼五者為六德不與韋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
鄭志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為每
懷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
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問意以傳言雖有中和自
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靡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復有
中和之事今又言中和故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
非上每懷也此自是周忠信也言中和者義出於周不出於
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申毛意謂鄭破
和而非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質略
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上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答意及
箋意必當然也王肅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上每懷懷和

是也孫毓亦以為然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也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謂忠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為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懷為和中字猶無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甲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名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名上照反為作于偽反。○
疏常棣入章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兄弟也謂主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

於被誅使已兄弟之恩疏恐天下見在上既皆疏兄弟故作此常棣之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以管蔡已缺不須論之且所以為隱也此經入章上四句言兄弟光顯急難相須五章言安寧之日始求朋友以明兄弟之重至此上論兄弟由親所以燕之六章始說燕飫即充此云燕兄弟也燕飫禮異飫以非常事燕主歡心故言燕以兼飫卒章言室家相宜由於燕好取其首尾相成也。箋周公至親之。正義曰此解所以作常棣之意咸和也言周公閔傷此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至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名穆公為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也但名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之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名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自周公之事鄭輒言名穆公事因左氏所論而引之也左傳曰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光明也。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故得。韓。韓然而
光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
之人。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時
常棣。棣。釋木也。舍人曰。常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
樹。子如櫻桃。可食。是也。與此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鄂。猶鄂
鄂者。以華之狀。宜言鄂。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形管有燁
於外也。韓。韓華之貌。華。非一色。故云。光明。靜女。云。形管有燁
文與形連。故云。燁。赤貌。王述之曰。不韓。韓言。韓。韓也。以與兄
弟。能內睦。外禦。則強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華。發也。箋承
華。至拊同。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鄂。也。又古
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故。知。當。拊。拊。為。鄂。足。也。以
鄂。足。比。於。弟。華。比。於。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
也。言。鄂。足。得。華。比。於。兄。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韓
韓。然。則。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
傳。者。以。華。之。外。發。取。眾。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辭。理。切
近。故。不。從。毛。也。傳。聞。常。棣。之。言。為。今。正。義。曰。傳。以。凡。今
者。多。對。古。之。稱。故。辨。之。既。聞。常。棣。之。說。則。知。兄。弟。宜。相。親。故
以。聞。常。棣。之。言。為。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
之。事。以。次。而。為。常。棣。今。謂。從。今。以。去。宜。相。親。也。王。述。之。曰。管。蔡
之。歌。為。來。今。是。也。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也。箋云。死

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哀聚
親甚。相思念。○怖。普布反。原。隰。哀矣。兄弟求矣。也。求
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
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哀。薄侯反。疏
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人思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
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
當求以相親。不得疏也。原與隰。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隰
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榮
顯之譽。所。春。令。在。原。兄。弟。急。難。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以相半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離。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
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春。并。益
反。亦。作。卽。又。作。鷺。皆。同。令。音。零。本。亦。作。鷺。同。難。如。每。有。良
字。又。乃。旦。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每。有。良
朋。況。也。水。歎。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況
或作。兄。非。也。嘆。吐。丹。反。疏。春。令。至。永。嘆。○正。義。曰。春。令。者
又。吐。且。反。以。協。上。韻。○疏。水。鳥。當。居。於。水。今。乃。在。於。高。原
之。上。失。其。常。處。以。喻。人。當。居。平。安。之。世。今。在。於。急。難。之。中。亦
失。其。常。處。也。然。春。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詩疏九之二

志

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此兄弟是宜相親也。傳脊令至急難。正義曰脊令離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機云大如鸚雀長脚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小宛篇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是脊令飛則鳴也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經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急難謂救於急難者正以原在急難亦不能自舍之貌猶以此類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救兄弟闕于牆外禦其務。闕兄弟雖內闕而外禦侮也。耳。閱許歷反牆本或作腐在良反禦魚呂反務如字爾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之文很戶懸反。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烝同門來久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填賓塵同。烝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賓同又依古聲音塵塵久也故箋申之云古聲填賓塵同相如字又息亮反下同。

疏兄弟至無戎。正義曰兄弟之親不能相遠言兄弟或心合意外禦他人之侵侮於此他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見之雖久也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言兄弟之恩過於朋友也云良朋者以大名言之其實同志之友故下章曰不如友也論語云有朋自遠方來亦其朋者也散文朋友通也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集注亦然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傳閱很。正義曰很者忿爭之名故曲禮曰很毋。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求勝是也。

友生兄弟尚恩怡然朋友以義切切然箋云平猶正也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友生急。切切然定本作切切惺惺然琢磨學問脩飾以立身成名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切磋然不能相勵以道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然相勸競以道德相勉勵以立身使其日有所得故兄弟不如友生也切切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論語云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熙當彼怡節節當彼僨僨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惺惺依論語則俗本誤

詩疏九之二

左

爾籩豆飲酒之飫

債陳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

則有飫禮焉聽朝為公。債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九

賓指反飫於慮反朝直遙反。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九

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尚毛箋云九族從已上至高

祖下及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樂音洛下皆同

孺本亦作疏。債爾至且孺。正義曰上章已來說兄弟宜

鶉如具反。疏相親故此章言王者親宗族也王有大疑非

常之事與宗族私議而圖之其時則陳列爾王之籩豆為飲

酒之飫禮以聚兄弟宗族為好焉為此飫及燕禮之時兄弟

既已具集矣九族會聚和而甚忻樂且復骨肉相親屬也言

由王親宗族故宗族亦自相親也。傳飫私至之飫。正義

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飲酒也周語有王公立

飫又曰立成禮烝而已飫既為私不在公朝在露門內也酒

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履乃升堂少儀云

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履明飫立則不脫矣故

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飫。箋私者至為公。正義曰此解飫

為私之意也以私在露寢堂上故謂之私若聽朝則為公事

對公故言私也知飫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

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禮建大德昭大物言講事昭物是有

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

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穀烝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

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

飫大於燕燕亦是王於族親之禮故陳之示親親也飫禮議

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

好此傳曰王與族人燕則尚毛以此詩飫燕雜陳故下箋云

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

兼燕禮矣上二句為飫下二句為燕飫陳籩豆燕言兄弟互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九族

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傲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應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湛又以盡歡也。箋王與至房中。正義曰此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也宗婦者謂同宗卿大夫之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卿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觀用幣謂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襄二年傳曰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諸姜謂齊同姓之女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爲宗婦也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是王同姓之女名爲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燕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與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爲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未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爲將餞去之庶羞主爲尸

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曰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至末族人既爲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婦燕之可知也且上文庶羞尸祝兄弟之等男子有庶羞宗婦及內賓婦人亦有庶羞今直云徹庶羞明二者俱徹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與燕飲於房中也曲禮曰男女不雜坐謂男子在堂上女子在房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宗婦得與於燕明內宗亦與其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

兼言焉。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是究是圖宜其然乎。圖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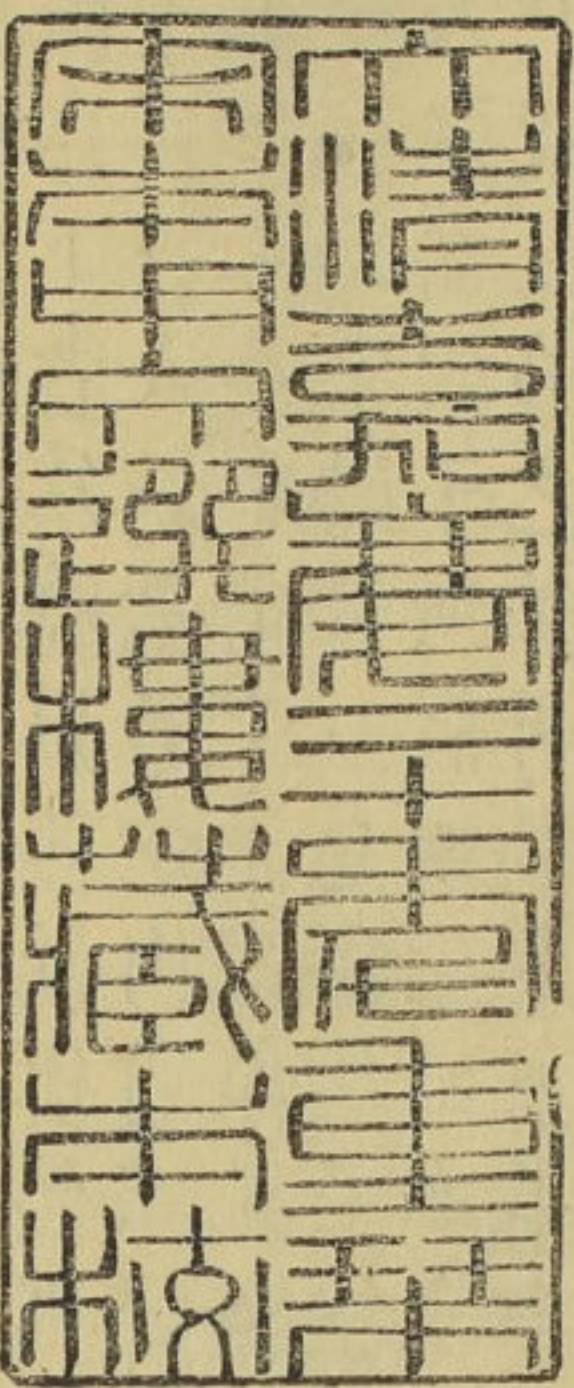
直信也箋云女深謀之疏宜爾至然乎。正義曰王親宗信其如是。直都但反。睦則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若族人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家室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既宗族須和若是不可不親焉。王所以燕之也。傳孥子。正義曰上云妻子好合子即此帑也。左傳曰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二

毛詩注疏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栞

毛詩注疏按勘記

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鹿鳴

講道脩德之樂歌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政譌德以儀禮注考之是也

故敘以燕因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因疑目是也

饗謂享大牢以飲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亨誤享考儀禮注是也伐木正義引

作亨

吹笙而鼓簧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宋書樂志引吹笙則簧鼓矣君子陽陽疏言吹笙則

而字誤

書曰篚厥元黃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篚厥二字當倒毛居正六經正誤云篚厥元黃作厥篚元黃誤

與國及建本皆作篚厥其說非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書曰厥篚元黃是正義本如此也故下文云今禹貢止有厥篚

元纁之文而鄭禹貢注引允征曰筐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為允征文正因此箋作厥筐與禹貢相涉故言今止有以明黃字之非彼文也若作筐厥但當引彼注不煩言此矣

示當作寘

小字本相臺本寘作寘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示下云鄭作寘六經正誤所載作寘十行

本正義中皆作寘考此寘字從宀者在說文新附卷耳伐檀經各本皆作寘段玉裁曰即寘之譌文是也而自唐時即有分別從宀者訓置從宀者為東山常棟箋字訓久者矣

瑟琴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笙案所改是也此正義用王肅述毛也見下

琴瑟笙幣帛愛厚之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無琴字案所刪是也

琴笙以樂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琴作瑟案所改是也

桃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愉他侯反又音踰正義云愉音與說文訓為薄也又云定本作愉如其所言不為有異應是定本作愉依爾雅改耳當以釋文正義本為長

今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鼓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呼下為字衍也今

爾雅注無此讀以上十二字為一句

目視物與示傍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與當作為因別體俗字與作與而致譌也

說文酬為薄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訓誤酬是也

定本作愉者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愉當作愉見上者當作若屬然字別為句

○四牡

箋云無私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是自此盡辭王事並屬傳也段

玉裁云是也

又定本思恩作私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又定本私恩作思恩誤互易其字也

正義本作私恩上文可證

字又作鳩補毛本鳩作鴉

離名其夫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無其字今考彼疏引云離一名夫不

祝鳩離夫不者故為司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孝爾雅疏即采此正作孝

而今本亦誤為者

今鴉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鴉誤鴉是也釋文引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浮即鴉字

也

述時其情小字本相臺本時作序閩本明監本毛本作敘案序字是也

後為詩人歌故云歌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人形近之譌

○皇皇者華

每雖懷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本皆如此又云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蓋鄭所

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每雖又云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云云經義雜記以為王肅私加是也○按舊校非也毛於此云每雖懷和也末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蒙此傳而言以釋經文每懷靡及也傳自作和箋乃易和為私字未可牽合句云每雖二字為後人所加非也鄭云中和謂忠信也是鄭謂中和即經之用絕非毛意毛以用也咨也詠也謀也度也詢也為六德皆在雖有中和之外

懷私為每懷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引國語私當如彼文作和韋昭云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即

據下箋也正義云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為私為和誤也考此則正其誤在下此當仍作和矣正義中臣聞之曰懷私為每懷是外傳以為懷私末章正義中箋云懷私為每懷皆和字之誤亦見經義雜記

明魯語所亦當為懷私閩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云字案所補是也

我馬維駒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駒音俱本亦作驕正義云維是駒矣是其本作駒與株林同已

見彼下

則於是訪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是作之案之字是也

箋以破和為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疑已字誤是也

○常棣

上四句言兄弟光顯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章誤句是也

以為二叔宜為夏之末

明監本毛本之上有殷字閩本

即傳言云二叔可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衍

鄂不韡韡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鄂五各反詩經小學云鄂字從口今考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皆從口作地名之鄂疑此經乃依聲託事也說文口部無鄂韡下引此詩作鄂出後人所改艸部亦無鄂字李善長笛賦注引字林鄂直言也鄂字當始於漢而周禮禮記注用之按古或有从口之鄂說文或有遺漏之字

不當作拊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不下云鄭改作附又不拊同下云拊本亦作附前注同考說文木部云拊闌足也山海經員葉而白拊集韻十虞亦作拊皆從木而羣經音辨載此字在手部則當時釋文字已從手也

與此唐棣異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與此當誤倒是也

管蔡之事以次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次誤是案皆非也

近之譌序下正義云以管蔡已缺即用此述毛語也當據彼正之

言兄弟人恩至厚

閩本明監本毛本人作之案所改非也人恩見鄭表記注

則當求以相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耽當作助形近之譌

況也永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歎作嘆唐石經亦作嘆案釋文作歎十行本依之改也又唐石經況字後改案釋文云況也或作兄非也段玉裁云此桑柔

召旻及今文尚書母兄曰則兄曰正同作兄是作况非

每有雖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有字
案相臺本誤也每有雖也箋用釋訓文皇皇者
華正義云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乃槩括此箋
不當據之刪也下箋云雖有善同門來雖即每有也雖下
之有非經中之有亦殷其雷傳箋此字之比考文古本作
每有雖有也更誤○按舊按非也無有字為是箋正用皇
皇者華傳

茲對也唯長嘆而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
鐘云之誤也非也凡正義於說經
必順其文此順經云況也耳下經丞也正義云雖久也
亦順經可證○按對字非經中所有則舊說亦非浦云
也當作之為是正義用箋語耳

外禦其務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釋文外禦
魚呂反與定本同正義云定本經御作禦訓為禁
集注亦然是正義本經作御字

箋云禦禁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禦禁定本也見上正義云
俗本以傳禦為御爾雅無訓疑俗本誤也此正

義當有誤詳下段玉裁云此傳御禦務侮也兄弟雖內閱
而外禦侮也本國語爾雅各本誤衍箋云非也定本改御
禦為禦禁不知御禦見於谷風傳矣正義疑爾雅有禦禁
而無御禦不知爾雅御禦禁三字互訓

亦有朋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朋者當作同志形
近之譌耳

俗本以傳禦為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俗本
以傳為御禦誤倒禦字於為字上也

兄弟尚恩怡怡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
兄弟之多則尚恩其聚集則熙熙然正
義本作熙熙也詳下

朋友以義切切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
云切切然定本作切切然又云論語云朋友

朋友之交則以義其聚集切切然又云論語云朋友
切切惇惇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此熙
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惇惇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
惇依論語則俗本誤考此當是毛所據論語自作熙熙節
節耳定本乃改之以合於其時行世之論語非也切切節
節然又見伐木正義

飫非公朝私飫飲酒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下飫字衍從爾雅疏按是也此誤衍耳見下

周語有王公立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語至立剗添者一字考此當是因上可衍飫而脫去一字後就而補之仍未去其衍字也

至意合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至作志案志字是也

族人者入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者當作皆形近之譌

族人皆侍終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日誤日以特性注考之是也

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已上浦鏗云脫祭字又云衍下也字從儀禮經傳通解按非也通解多以意增刪不可據也

故族人在堂室婦在房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宗誤室是也

宜爾家室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家室作室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作室家者是也禮記引

同以家帑圖乎為韻唐石經可據也正義云然後宜汝之室家亦其證

今讀音孥也補釋文按勘記云通志堂本盧本奴子二字并作孥云孥字舊誤分爲奴子兩字今改正

案所改謬甚音奴者對上吐蕩反而言也子也者載傳也奴字句絕子也別為句今注疏本并作孥尤誤小字本相臺本所附皆但云帑音奴二本之例傳箋文不復出然則其讀釋文尙未失句逗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三

飛一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疏

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

燕之由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者既能內親其親以睦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惇厚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燕故異其文友賢不棄燕朋友也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釋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倒者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為重故先言之而後言父舅先

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
友故先言朋友以見摠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二事天
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事因文王求
友而廣言貴賤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
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說王
不得以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經
兼陳食禮而序不言亦舉其歡心足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
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
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內
之於治內之篇故為此以示法也此篇皆有義意
木丁丁鳥鳴嚶嚶
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
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
○丁丁陟耕反
○丁丁陟耕反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喬反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君于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遷處高
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

復扶
又反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矧况也箋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神之聽之
况是人乎可不求之○相息亮反矧戶忍反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
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
功疏伐木至且平○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
也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嚶嚶然而驚懼以與朋友二人相切
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
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升於高位之上鳥既遷高
木之上又嚶嚶然其為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
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者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
其友之聲况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乎君子為此而
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
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
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遠本文王幼少之時
丁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
傍嚶嚶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
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又復嚶嚶然為其鳴矣作求

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其求友之聲況是人何得不求其友生乎故文王所以求友生也大意與毛同唯不與為異耳。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知嚶嚶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嚶嚶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傳意以此伐木鳥鳴喻相切直之事今傳解詩經之文耳爾雅徑訓與喻之義釋訓云顯顯叩叩君之德也謂葛藟萋萋臣盡力也皆徑釋其義不釋詩文王肅亦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嚶然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與朋友切切節節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箋丁丁至連言之。正義曰箋全引釋訓之文其解丁丁嚶嚶之義與傳同也故下節云嚶嚶兩鳥聲丁丁亦伐木聲也故郭璞曰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有此相切直之義故摠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言未居位謂未居諸侯之位在於農畝時山巖者以下云伐木于阪故知山傍巖崖之處故云山巖也箋必以為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切直也而第二章醜酒文連伐木是酒為伐木而設即伐木之人是朋友矣朋友既親伐木明文王

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祿不免農則大夫以上子免農矣時文王為諸侯世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本紀大王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禮論也言嚶嚶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實一鳥之鳴亦嚶嚶也故知嚶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嚶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也。伐木許許醜。故連言之葛覃因以黃鳥為興亦此類也。酒有藇。許沈呼古反醜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洪所寄反謂以筐盪酒盪音鹿藇音敘又羊汝反棹字廢反又側几反藪素口反曰滑。既有肥羜以速諸父。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寧者箋云速名也有酒有羜今以名族之飲酒。羜直呂反。寧

適不來微我弗顧

微無也箋云寧召之適自於祭

酒埽陳饋八簋

祭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入簋箋云祭然

如字舊音烏祭采旦反酒所懈反徐所寄反埽素報反饋其

嗣音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也疏伐木至有咎。毛以為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

磋之故舊今以筐醜其酒有蕪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

燕其故舊又既有肥芳之羊以名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

酒各舉其一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名之王言曰寧

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

也於是粲然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等有入簋也

既有肥芳之牡以名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

使懷怨令我有咎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為設燕食兼有

焉。鄭以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

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許許至曰滑。正義曰以許許非

聲之狀故為柿貌上言丁丁之聲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

明在阪伐之為聲而有柿也以筐曰醜以藪曰滑者筐竹器

也藪草也澆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為

說因醜言滑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傳四年左傳曰爾

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傳呼五月羔為芳是

正義曰釋畜云未成羊曰犗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芳是

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

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其異

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

辭也親親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夫皆曰父其異

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

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

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

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

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
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
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
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
太公佐我先王是稱太公為伯舅也及齊桓公與霸功王又
以二伯之禮命之僖九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命曰使孔
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
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
策命薛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
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
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
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
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
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
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
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
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
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

之國故擊繫伯禽左傳曰燮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
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燮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
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誥命康叔之子曰明大
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燮父
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為方
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
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
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乎王得文侯夾輔
周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有
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
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
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
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燕朋友而呼父舅是
亦有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
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
箋有酒至飲酒○正義曰此有酒有狩名族人飲之蓋是燕
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亨大牢以飲賓也今此唯肥
狩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
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豕此云有肥狩者天子之禮異

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
卿當燕王室之禮是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牲亦不同也
○箋陳其至食禮○正義曰儀禮特牲少牢聘禮公食之等
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陳其黍稷謂為
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
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掌客所
云謂殮饗餼之大禮公食大夫是諸侯食大夫之禮若曰食
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
牢者六簋上肥牲醴酒為燕禮此是食禮互陳之也知是食
禮者燕禮主於飲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
禮地官春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
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殺獨陳入簋假令與上醴酒并為一
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亨太牢以飲賓不得用未成羊豕
也但於肥牲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祭酒埽以速諸
舅明二者又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食言
諸舅互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耳
伐
木于阪醴酒有衍衍美貌箋云此言伐木于阪亦本之也
籩豆有踐
兄弟無遠箋云踐陳列貌兄弟之黨母之黨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餱食也箋云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
人況天子之饗反可以恨兄弟乎故不當遠之○餱音侯爾
雅云糗餼食也愆起虔反訕於諫○**有酒湑我無酒酤我**
反饋士戀反遠于萬反亦如字○湑昔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
有酒則湑昔之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湑本又作
醕思敘反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昔所六反與左
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艸沛子禮反○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然為我興舞蹲蹲然謂以樂樂
已○坎如字說文作𡗗音同云舞曲也蹲七旬反本或作蹲
同爾雅云喜也說文云士舞也從土尊為于偽反下同樂樂
上音岳**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箋云迨及也此又述王
下音洛**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間
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疏**伐木至湑矣○毛以為伐木
醉之意○迨音待間音閑**疏**於阪以驚鳥喻朋友切磋以
成道也由朋友相成如此故今以筐醴其酒衍然而美以燕
之既有酒矣又籩豆有踐然行列而陳之矣兄弟親戚無有
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也王又自言已不可不召族人之
意下民之失德見謗訕者以何故乎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

人以獲愆過乾餼之食尚以獲愆况天子之饌可不名親戚
令之恨乎故盡名而燕之族人陳王之恩言王有酒則湑
擊鼓以飲我王無酒則卒造一宿之酤酒以與我於時坎坎然
人曰汝族人今日正及我閒暇矣共汝飲此湑酒矣言已卒
有閒暇而為此飲其意欲令族人以不醉是王之恩厚也
鄭以伐木於阪亦本之酤買為異餘同。箋兄弟父至母之
黨。正義曰以上言諸父為父黨則諸舅為母黨此言兄弟
父舅二文故知父黨母黨也。禮有同姓異姓庶姓同姓摠上
王之同宗是父之黨也。異姓王舅之親庶姓與王無親者天
子於諸侯非同姓皆曰舅不由有親無親則舅文又以兼庶
姓矣。其中容有舅甥之親故通言母之黨也。父黨母黨得同
釋親云父之黨為宗族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是母黨為兄弟
之文也。此不言妻黨者以舅是母黨之稱故特言母耳。其實
妻黨亦曰兄弟釋親又曰妻之父為婿兄弟壻之父為婿兄弟
弟是也。兄弟必兼言母黨者以甥舅之親與同姓等故類弁
諸公刺王不能燕樂同姓而經曰豈伊異人兄弟甥舅是也
若然兄弟摠辭而下箋獨言族人陳王之恩者以兄弟雖父
黨兼言母黨而父黨為正故下特云族人也。此燕朋友故舊

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庶
姓矣。箋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定恨作限恐非也。
傳酤一宿酒。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
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
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
酒故易之為酤買也。箋為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王
之厚已使人為之鼓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作也。禮記
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筮而摠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
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
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亦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臣

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

下下俱戶疏曰天保六章章六句至上焉。正義

下作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福祿所鍾君雖實然由臣所

詠是臣下歸美以報其上序又申之言君能下其臣下燕饗

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教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非一人而已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何則上五篇非一人所作又作彼者不與此計議何相報之有鄭云亦宜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王受多福是**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堅也箋云保安爾歸美之事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女也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也除開也箋云單盡也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俾爾**。俾必以反單毛都但反鄭音丹除治慮反注同。

多益以莫不庶庶衆也箋云莫無也使女每物益多是以是故無不衆也。**疏**天保庶。毛於單字自作兩解以為作者見時人物得所生業日隆歌而稱之以告王言天之安定汝王位亦甚堅固矣何者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即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天又使汝天下每物皆多有所益以是之故物無不衆多也每物衆多是安定汝王位甚堅固也毛又云單厚者天使汝以厚德厚天下耳。鄭以為盡厚天下為異餘同言亦孔之固亦

語辭猶不亦宜乎。箋云使至予之。正義曰此章言福謂王得福也下章乃言臣民受天祿耳王能愛厚下民德當天意然後天降之福但王能布德亦天為之故云天使汝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言何廣辭故云皆開出予之言開者若有閉藏畜積今開出之然此云開出予之據天授與王下言受天百祿據臣受天祿亦相通也。**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戩福穀祿罄盡也祿之入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其宜受天之多祿。戩子淺反**降爾遐福維日不足**箋云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疏**天保至薄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汲已及反。**疏**天保至正義曰言天安定汝之王位故使汝所福祿之人朝廷羣臣等盡無有不宜其舉事皆得其所而受天百祿羣臣之外天又下與汝廣遠之福及天下之民汲汲而欲下之維恐日位不足言天之使汝臣民俱受天福是安定汝也羣臣受王爵位故謂羣臣為汝**天保定爾以莫不興**箋云興盛也無所授福祿之人。**天保定爾以莫不興**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如山如阜如岡如陵**言廣厚也高平曰陸茂禽獸碩大**如阜如岡如陵**大陵曰阜大阜曰陵

箋云此言其福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箋云川之方至

祿委積高大也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疏傳高平至曰陵。正義曰釋

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箋此言至高

曰委多曰積積者以遺人當米粟者有限言三十里

有委五十里有積對例故為少多耳此則無例也。吉蠲

為饗是用孝享吉善蠲絜也饗酒食也享獻也箋云謂將

許丈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

反。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烝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

稷至諸盥。禴本又作酌餘若反祠嗣君曰卜爾萬壽

絲反烝之丞反盥直留反周大王父名君曰卜爾萬壽

無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予也箋云君曰卜爾者尸

疏吉蠲至無疆。毛以王既為天安定民事已成乃善絜

禴祠烝嘗之祭往事其先王由王齊敬絜誠神歆降福先君

之尸嘏予主人曰予爾萬年之壽無有疆畔境界言民神相

悅所以能受多福也。鄭以公為先公言為此禴祠烝嘗之

祭於先公先王之廟也餘同。箋謂將祭祀。正義曰以下

文始云禴祠烝嘗故知將祭祀致其意。傳春曰至曰烝。

正義曰釋天文孫炎曰祠之言食酌新菜可酌嘗新穀烝

進品物也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

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

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

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為大

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祭義

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

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

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以所改有漸易曰

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箋公先至諸盥。正

以同是先公而注異者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而後稷周之始祖其為先公書傳分明故或通數之或不數之此箋后稷至諸盤中庸注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諸盤大王父也一上一下一同數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諸盤天作箋諸盤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數后稷皆取便通無義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為祭詩同有先王先公義同而注異無例明矣此歌文王之事又別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組紺亞圍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盤者傳以公為事箋易之為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謂時祭盡及先公也。傳先君至象神。正義曰以經陳祭事故君為先君也言曰卜爾是語辭故知尸也而稱君者尸所以象神由象先君之神傳先君之意以致福故箋申之云君曰卜爾者尸椒主人傳神辭也即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是傳神辭椒主人也尸神象郊特牲文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弔至詒遺也箋云神至者謂也。弔都歷反詒以之反遺唯季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成也箋云平以禮飲食相燕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百姓百官族而已。燕樂音洛。

眾也羣眾百姓徧為女之德言則而象之。徧音遍。疏。神之至爾德。正義曰此承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用相與飲食為樂其羣眾百姓之臣徧皆為汝之德言法效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天安定王業使君聖臣賢上下皆善也。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恆弦升出也言俱進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恆本亦作絙同古鄧反沈古恆反。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起虔反。如松柏之茂無不

爾或承。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疏。如月至或承章天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位如是

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壞故常得隆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恆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之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世嗣相承恆無衰也。箋月上至就明。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月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鬼而出漸

辭以作詩後大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為歌也出車以勞還林
杜以勤歸不言歌者蒙上歌文也勤勞一也勞者陳其功勞
勤者陳其勤苦但變文耳還與歸一也還謂自役而反歸據
嚮家之辭但所從言之異耳出車序云勞還帥林杜序云勞
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此序并言出
車杜者以三篇同是一事共相首尾故因其遣而言其歸
所以省文也○箋文王至息之○正義曰西方曰戎夷是摠
名此序云昆夷之患出車云薄伐西戎明其一也故知昆夷
西戎也文王於時事殷王也若非其屬無由命之故知以文王
之命命其屬為將帥其屬謂南仲出車經稱赫赫南仲玁狁
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則南仲一出并禦西戎及北
狄之難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
戡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
戰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尚書傳四年伐犬夷注
云犬夷昆夷也四年伐之南仲一行并平二寇下箋云玁狁
大故以為始以為終以書傳不言四年伐玁狁而言伐犬夷
作者之意偶言耳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則伐犬夷者紂命之
矣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
勝始畏惡之拘於羑里紂命之使伐勝而惡之者紂以戎狄
交侵須加防禦文王請伐便即命之但往克敵功德益高人

望將移故畏惡之耳上三章同遣戍役以薇為行期而言作
止柔止剛止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
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為中輩三章為後輩矣二章傳曰
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遣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
應以三章為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
久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脆脆同也莊
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
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
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月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
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為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菜
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也箋云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
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下重敘
同○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
期定其心也○莫音暮
本或作暮協韻武博反
居玁狁之故
玁狁北狄也箋云玁狁今匈奴也靡無遑
暇啓跪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薇菜生而

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獵狁之難故曉之也。疏采薇至之故。正義曰文王將以出伐豫戒戎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戍役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止者正由獵狁之故又不得閒暇而跪處者亦由獵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恩而怒寇也。箋西伯至行期。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辭遣時之言也以薇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此言也故知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敵強還歸必晚故豫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既備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本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知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望還故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既師出不踰時而文王過之者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無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車曰春日遲遲薄言旋歸則此

戊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信且將帥受命而行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獵狁昆夷二方大敵將使一勞久逸費費永久寧文王知事未卒平役不早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將帥亦當請命而畱非是故違期限聖人者窮理盡神顯仁藏用若使將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箋云柔謂脆晚之時。脆七歲反晚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箋云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烈烈載

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聘問也箋云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靡使如字本又作靡所。疏采薇至歸也曰王遣戍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薇亦始生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至歲暮汝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戍於北狄未得止

詩疏卷之三
七

定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箋柔謂至脆腕之時。正義曰定本作脆腕之時。傳聘問。○正義曰聘問俱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故綿箋云小聘問以卿大夫殊其文故為大小耳。采薇

采薇薇亦剛止 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

止 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為陽。○坤本亦作叺困魂反。○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 箋云盬不堅固。憂心孔疚我行不

來 疾病來至也。箋云我戎役自我也。○疏 傳陽歷陽月。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疾久又反。○正義曰毛以陽

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復卦用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暮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為然。○箋十月至為陽。○正義曰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也定本無為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為嫌

者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恆

有詩緯曰陽生酉仲陰生戌仲是十月兼有陰陽也四月

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易文言曰陰疑於

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故稱陽焉鄭云嫌讀如羣公嫌之嫌

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雜也陰謂此

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蛇得乾氣雜似龍知

此不與彼說同者彼說坤卦自以上六爻辰在巳為義已至

四月故消息為乾非十月也且文言嫌於無陽為心邊兼鄭

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此異孫炎即是鄭玄之徒其注爾

雅與郭璞皆云嫌於無。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爾華盛貌

陽故名之為陽是也。○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常華盛貌

箋云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彼路斯何

馬服飾之盛。爾乃禮反注同說文作爾。○彼路斯何

君子之車 箋云斯此也。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業業

也。業如字又魚。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捷勝也箋云

及反或五盍反。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定止也將率

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庶乎一

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三息斲反又如字。疏

彼爾至三捷。正義曰：戎役之行，隨從將帥，故將帥之車言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之華，以喻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常棣之華，色美以喻君子之車飾盛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車名為華貌也。君子既有此美盛之戎車，駕之以行戎車，既駕矣，四牡之馬業業然，而壯健將帥乘此以行，至於所征之地，豈敢安定其居乎？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以勞也。箋：君子謂將率。正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將帥則命卿。南仲雖為元帥，時未稱王，無三公，亦不過命卿也。卿車得稱路者，左傳鄭子驩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于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故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卿為大夫，是鄭以此詩將帥為文王之命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箋：三有至戰也。正義曰：此侵伐戰三傳之說，皆異。左傳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皆陳曰戰。穀梁拘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公羊稱：翰者，侵精者，伐是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賢害仁，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精者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加其境而已。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三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

侵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但無鍾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入，境雖淺亦名伐。故經云：莒人伐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纜伐界上是淺，亦稱伐也。侵伐則主國之師未起，直入境而行之。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內，望有勝功，非謂三者之中，惟有一勝功耳。此侵伐戰用師之大名，故略舉之。非如春秋用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疆也。腓，辟也。箋云：腓當作庇。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戎役之所庇倚。騤，求龜反。腓，符非反。鄭必寐反，倚其綺反。舊於蟻。○**四牡翼翼，象弭魚服。**翼，翼開也。象，弭弓反末也。箋云：弭，弓反末，警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滑也。服，矢服也。○弭，彌氏反。紛，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警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豈不日戒，戒乎誠曰相警戒也。玁，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玁狁之難，甚急，豫述其苦，以勸之。○日戒音越，又人栗反。警也。詩疏九之三。 五

音疏 駕彼至孔棘。毛以為王遣戍役言其所從將帥駕
景 彼四牡之馬以行其四牡之馬駢駢然甚壯健故將
帥君子之所依乘戍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將帥戰
車以避前敵來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
車所駕四牡之馬翼翼然閑習其弓則以象骨為之弭其矢
則以魚皮為服軍既閑習器械又備於時君子小人豈不日
相警戒乎誠相警戒以獵狁之難甚急是故汝等勞苦豫述
以勸之。鄭唯以戎車戍役之所庇倚為異餘同。傳辨辟
。正義曰傳文質畧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
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
為庇言戍役之所庇倚謂依廕也。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
室之所庇廕是也。傳象弭至魚皮。正義曰釋器云弓有
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曰無緣者謂之弭
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稍之名以象
骨為之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為弓反末也。繩
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紆也。紆與結義同魚服以魚
皮為矢服故云魚服。故曰所以解紆也。紆與結義同魚服以魚
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機疏曰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
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可韃步
義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

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
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箋弭弓至矢服。正義曰此申說
傳義也說文云弩力結反云弓戾也言象弭謂弓反末弩戾之
處以象骨為之也。傳云解紆不知解何繩之紆故申之助御
者解轡紆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各專其事
尚書左不攻於左汝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是
職司別矣而言助御解轡紆者御人自當佩角不專待射者
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
器因物取用以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
之耳非專為代御者解紆設此象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仲
秋獻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獸皮為之是矢器謂之服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箋云我
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極言
其苦以說之。昔韓詩云昔始也雨于付反霏芳菲反說音
悅。行道遲遲載渴載飢。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死。昔我至我哀。
寺九之三

許許栲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栲作栲案
也說文栲削木札樸也從木米聲十行本正義中皆作栲
不誤閩本以下皆誤為栲釋文云栲孚廢反又側几反上
一音是也下一音即宜從束非也因又并誤大字為栲詳
後考證

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

本同案前字是也正義云鄭以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
人以嚮時解前者也

今以召族之飲酒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
作人考文一本同案人字是也

以許許非聲之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非七
月正義云冲冲非貌非聲是其比也

東西二伯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非記
文疑衍非也正義說以上記文是東西二伯

以下記文乃州牧之伯所以曉人也但伯下當脫是也
二字因此脫而下文乃衍禮記二字矣

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
鏜云禮記二字當衍是也

昔伯舅大公佐我先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佐當作
佑左傳作右

而周公之國故擊繫伯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上
當脫不字擊衍字也凡一脫

一衍多是寫書人自覺其誤而如此後遂忘更正耳山
井鼎云擊作事當是剋也

王曰父義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義誤義是
也

上大夫六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八誤六是
也

欲令族人以不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以當
無字誤是也

此言兄弟父舅二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兄
弟下當脫摠上二字是也

同姓摠上王之同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摠
上二字當衍文是也

正義曰定恨作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定下當有本
字

伐木六章章六句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
本同案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

正義又云燕故舊卽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卽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

○天保

此鹿鳴至伐木於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生業日隆 閩本明監本毛本生誤王

卽知何等福不開出與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

而說之也例見前正義又云故云皆開出子之此云開出子之仍作子復舉箋而順其文不同此例考文古本改箋亦作與誤采此所易之今字

大陵曰阜 小字本相臺本陵作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陸字是也

多曰積積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積字當作異謂此箋以委積皆爲多似與彼注分委積爲

多少者異盧文昭云其上當有脫文浦鏜云積及下當粟米者有限凡七字疑衍皆非

先君之尸嘏予主人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子誤于

要以所改有漸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亦誤以是也盧文昭云爾雅疏作亦

故省文以宛句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宛當作婉

言法效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效誤劾案劾卽效訛俗字也餘同此

如月之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恒作恒是正義本作恒字也釋文云恒本亦作恒恒恒字同考工記恆角而短注鄭司農云恒讀爲契恒之恒恒恒亦同見廣韻考此經字說文二部引詩曰如月之恒當以集注定本爲長

如日月之上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當衍字是也

如日之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出上當有始字因上文衍日而此脫也

月去日已當二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當作一三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三日去合朔二日月去日二十四度十四分近一次故曰已當一次

集本定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集本當集注之誤後並同是也

○采薇

章六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入誤六是也

歌出車以勞將帥之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序作率

之也例見前餘同此釋文云率本亦作帥非正義本也正義上文複舉序云命其屬為將率仍作率是其證○案舊校非也

文王為愧之情深閩本明監本毛本愧作恤案所改是也

後人歌因謂本所遣之辭為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入

故知以文王之命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之命誤倒案十行本知以文剗添者一字是文字衍也序云以天子之命可證言王者順上云事殷王也

周正月丙子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愬當朔字誤是也縣正義引無此字

歲亦莫止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集注定本暮作莫古字通用也釋文云莫本或作暮依此或東方未明蟋蟀小明雲漢經諸莫字正義本皆作暮但未有明文不可意必求之也

今薇菜生而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菜字考文古本同案無者是也

歲亦莫止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莫當作暮下標起心箋莫晚同

然若出車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然若二字當倒

斲費永久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久字當衍是也

謂脆晚之時毛本脆誤晚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釋文云脆音問或作早晚字非也毛本偶合其誤五

經文字肉部云脰晚見詩注謂此也內則注作媿又作免
皆同正義云定本作脰脰之時當以正義釋文本為長
靡使歸聘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靡所
考正義云無人使歸問家安否是正義本作使字
又作本因箋無所使歸問而誤耳

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閩本明監本毛本脫
始得歸三字

故綿箋云小聘問閩本明監本毛本綿誤歸案問上浦
鐘云當脫日字是也

故以名此月為陽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
云定本無為陽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
焉當以定本為長

實陰陽而得陽名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陽字當
作月

為其嫌於無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作嫌下正
義云且文言嫌於無陽為心邊兼可證
又無字當衍

故稱陽焉閩本明監本同案陽當作龍

鄭云嫌讀如羣公嫌之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嫌當
作嫌二嫌字皆當作嫌下正
義云鄭從水邊兼初無嫌字可證○按羣公嫌即今公
羊傳之羣公廩也作廩者非古本

讀者失之故作謙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謙當作謙

且文言嫌於無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無字當衍

故將帥之車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字當在將字
上錯在車下

賊賢害仁則伐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民誤
仁是也所父正義引作民

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名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入誤
人案山井鼎云故恐攻誤
是也

腓辟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作避釋文腓下云毛云
避也皆易字之例

所以解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紛與結義同釋文云紛音計又音結本又作紛芳云反段玉裁云說文弭下作紛以紛為長

宜滑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滑作骨十行本初刻滑剜改骨案滑字是也

豈不日戒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初刻日後改日案釋文云日音越又人栗反上一音是也下一音字即宜作日非也箋意是日字

豈不日相警戒乎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日當作日正義中同

左傳云公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室作族為是是也

今以為可弓韉步义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可衍字是也

說文云斃方結反云弓戾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反云弓剜添者一字是云字衍也方結反三字旁行細書正義自為音例如此不知者以之入正文乃誤加云字○按此引說文音

隱語非自為音
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以弓必須滑故用象骨誤倒錯之也

夏官司弓人職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矢誤人是也

戍止而謂始反時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作戍役止云定本無役字於理是也

事得還返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反此正義作返亦是易而說之以反返為古今字也上正義多作反當是為後人依注改耳

則渴則有飢閩本明監本毛本渴上有有字案所補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四

三

卷第九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出車勞還率也

遣將率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之也禮記曰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出

疏

出車六章章八句

車如字沈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正義曰作出車

詩。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

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

也。箋遣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遣唯一篇而勞有二篇

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成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其

共歌采薇也同時謂將帥與成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行每

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

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杖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

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也。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與

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

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車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

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旌旒旣已受命臨事而懼是二月三

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獫狁三章言往朔方營築壘壁既

僕也故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卿兼官其長者為戎僕小者為御夫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

建彼旄矣

龜蛇曰旄旄干旄箋云設旄者屬之於干旄而建的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

遠郊。旄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

彼旃旒斯胡不旆旆

鳥隼曰旃旆旆旆垂貌。

隼音餘旆音滿貝反

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箋云況茲也將率既受命

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悄悄

七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憔悴遙反憂其

馬之不正一本作馬之政。疏我出至況瘁。正義曰王勞將

正也一本作馬之政。疏

帥本其所言云王本以我天子

之命出我將帥之戎車於彼郊牧就馬矣既命我為將帥我

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旄而屬之於旄之上干矣

以屬旄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

干旄言建旄則亦同建之也旄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旃旒

斯隨車而行何有不旆旆者乎言皆旆旆然垂也時既受命

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憂馬不正亦然滋

益憔悴矣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旄彼旆者凡兩事者

龜蛇曰旄。正義曰此及下傳云鳥隼曰旃交龍為旂皆周

禮司常文也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大司馬序

云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

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

長此言勞還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職注云凡

旌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眾所

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

旒百官載旗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旒者以其將羨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

衛王彼據因田教戰王親在焉今南仲為將專行若以文王

承殷王之命則南仲比軍吏而已不過載熊虎之旗但時未

制禮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當為天子法則

南仲一人或建旒下云旂旒旌旄旌旄旌旄旌旄旌旄旌旄旌旄

載旄或載旗故此經所陳唯旂旌旄旌旄旌旄旌旄旌旄旌旄

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傳旆旆旆垂貌。

正義曰定本云旆旆旆垂貌多一旆字又箋云王命南仲

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

獵狁之國也彭彭四馬貌交龍為旂央央鮮明也箋云王使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央本亦作英同於京反又於良反近附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近之近下近西戎同壘力軌反。

赫赫南仲獵狁于襄

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箋云此我戎役也戎役築壘而美

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如字本或作攘如羊反。

疏王命至于襄。正義曰此又本而勞之言文王命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往城築於彼朔方故南仲所以建於旆鮮明也

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彭彭然其所建於旆鮮明也矣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為將帥得人歡心故稱戎役當築壘之時云天子命我城築軍壘於朔方之地欲令赫赫顯盛之南仲從此征獵狁於是而平除之能為成役所美所以可知嘉也。傳朔方近獵狁之國。正義曰下云城彼朔方故知方是北方近獵狁之國朔方地名云國者以國表地非國名但北方大名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皆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箋云往築至軍壘。正義曰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唯有壘耳曲禮云四郊多

壘注云壘軍壁也言城是築之別名春秋築都邑皆謂之城左傳曰邑曰築都曰城是也春秋別大小之例故城築異文散則城築通故此築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

塗凍釋也箋云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獵狁因伐西戎至春

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

豈凍始釋而來反其間非有休息。雨雪于付反又如字

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戒命也隣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疏昔我

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敘將帥之辭言將帥云正月已還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獵狁矣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今我自西戎還到此壘時天降雨雪則為塗泥正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事多危難其間不得間暇跪處也雖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者畏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耳汝既如此誠為勞苦。箋黍稷至休息。正義曰月令孟秋云農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華朔方之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發言耳非謂中國不然也知以此時出壘征伐獵狁者上云城彼朔方獵狁于襄此即云

昔我往矣是出壘辭故知始出壘伐獫狁也既伐獫狁而下
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雨雪載塗雪落而釋為
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茂方始還歸則此時
未歸而云今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畏此簡書
明是未歸之辭言不遑啓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簡
書至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
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隣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閔元
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
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命是也。嘒嘒草蟲趨趨
命救之成七年左傳曰子重奔命是也。嘒嘒草蟲趨趨
阜冬蝻 箋云草蟲鳴阜蝻躍而從之天性也喻近西戎之諸
侯如阜蝻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
見而與之。嘒於遙反趨吐歷反蝻音終躍音藥嚮許亮反
或作鄉音同。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興許磨反。則降 箋云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忡勅
則降 中反降戶江反又如字注下皆同。赫赫南仲
薄伐西戎疏 嘒嘒至西戎。正義曰南仲以平獫狁將
移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諸

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蟲鳴故因興之焉言嘒嘒然為
聲而鳴者草蟲也聞此草蟲之鳴趨趨然跳躍而從之者阜
蝻也以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嚮
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阜蝻之從草蟲天性然也
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之時
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南
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即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往
伐西戎而平之。箋草蟲鳴晚秋之時。正義曰知者以凍
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嚮
望明在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獫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獫
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蟲而為興耳冬則
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春日遲遲卉
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
歸 卉草也訊辭也箋云訊言醜衆也伐西戎以凍釋時反
朔方之壘息戍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
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赫
赫南仲獫狁于夷 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
亦伐西戎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

以為始疏 春日至于夷。正義曰此序其歸來之事陳成
之與木已萎然茂美倉庚啾啾然和鳴其在野已有采繁
菜之人所獲然衆多我將帥正以此時生執戎狄之囚可言
問者及所獲之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獫狁而平之
說其事終又美其功大言赫赫顯盛之南仲伐獫狁而平之
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訊箋箋訊言至詳之。正
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為言
辭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兩雪載塗到
朔方之壘息戍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京
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稱美時
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繁事也并
以四者記時是戍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
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
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戍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
檢上下為三月采繁為蠶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下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還也 以也 役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 興也 皖實

貌杖杜猶得其時蕃滋役 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箋云嗣

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續嗣 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 續也王

遑止 箋云十月為陽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 序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 疏 有杖

云歲亦莫止。閒音閑說音悅莫音暮本亦作暮 疏 至遑 止。正義曰文王勞還役言汝等在外妻皆思汝言有杖然

特生之杜猶得其時有皖然其實蕃滋得所我君子獨行役 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杖杜之不如所

以然者由王之明去不得休息至於此日月陽止十月之時 爾室家婦人之心憂傷矣以為征夫而今已閒暇且應歸矣

而尚不歸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 所以憂傷 有杜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 箋云傷悲者念其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 君子於今勞苦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

止 室家踰時則思。 疏 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 思息嗣反又如字 疏 以卉木萋止則時未黃落猶憂

愁也前期云歲亦暮止未至歸期而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

起檀車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檀車役車也憚憚

云不遠者言其來喻路近。檀徒丹反憚尺善反又勅丹反

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緣音同瘡古緩反敝婢世反

皮音疏得故升彼北山之上我采其杞木之菜杞木本非

食菜而升北山以采之者是託有事以望汝也以汝勞苦故

言王事無不堅固以君子勞苦堅故之由是使我憂之父母

實夫也謂之父母也已尊之又親之也又言我君子所乘檀

木之役車今憚憚然弊所乘四牡之馬今瘡瘡然疲征夫之

來不遠當應至也如何許時不至使已念之。箋杞非至君

子。正義曰此類上下皆陳婦人思夫之事故為託采以望

君。子不與北山同也以下章期逝不至上章我心傷悲類則

憂我父母謂夫為父母也日月云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莊姜

稱莊公為父母與此同也。傳檀車役車。正義曰此成役

之妻說君子所乘役車也以檀木為車伐檀曰坎坎伐檀兮

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

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

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箋云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反期逝不至而多

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疾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

為恤。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卜筮借止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云借俱會合也

今近耳。疏。匪載至邇止。毛以為文王勞戍役言汝之

絲直又反。疏。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乎其意

既為古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
言於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杵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

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

而歌之。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也告於神明者於祭祀

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疏四句下三章章二句
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鱉皆得所
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為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
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
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
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
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逸樂萬物滋生
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有

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王之業欲見文治內外
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
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內謂至
歌之。正義曰以采薇等三篇征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
夏外謂夷狄僖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
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者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
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歌作
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
神明但美而欲魚麗于罍饋鯨麗歷也罍曲梁也寡婦
許之故云可以魚麗于罍饋鯨之筍也饋楊也鯨鮓也
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
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
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罝羅設是以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
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罍音柳饋音常草木疏云今江東呼黃鱔魚尾微黃大者
長尺七八寸許鯨音沙亦作鮓今吹沙小魚也體圓而有黑
點文舍人云鯨石鮓也鮓待何反大平音泰暴蒲卜反不操
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豺仕皆反獺勑鐺反
又佗未反漁音魚一本作獻同取魚也劇音畏麇亡兮反本

或作慶同卯魯短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

又新勒反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罟音古。君

子有酒旨且多

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

則疏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殷盛時捕

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

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祀也。傳留曲至

所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留是留曲梁也釋器曰

婦之笱謂之留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留曲

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留也釋器注孫炎曰留曲梁其功

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曲簿也以簿為魚笱其功易故號

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鱮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

機疏云鱮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鱮

鮓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

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鱮魚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以

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

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

時用之有道不妄天殺使得生養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

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其

風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摠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

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禱鄭云謂建亥之月今

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木不折不芟斤斧不入山

林言草木折芟斤斧乃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

風又甚草木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似芟之定本芟作操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誤字也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月

令季秋伐薪為炭者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

之也豺祭獸然後殺者言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

取獸也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

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援神契云獸蟄伏豺食禽皆據十月

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豺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

也獺祭魚然後漁亦謂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

詩疏九之四

九

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
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仲秋鳩化為鷹順
其始殺而大斑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尉羅設故據
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尉羅設則非八月之
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連共
豹獾相對為十月事也言尉羅設者說文云尉捕鳥網則是
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言取
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得圍
之使通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鼓遂圍禁則四時皆圍但
不通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麇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
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魯語云獸長麇天鳥翼穀卵王
制直言不麇不卵不殺胎不殀天示人禁取麇卵是尊卑皆
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可為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
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韭卯秋膳饋麇之屬得取而用正不得
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礼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
不麇不卵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下各為等
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春田不圍
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秋冬得圍
之自然不得通也士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於兩邊不得
當中皆隱塞亦為盡物也庶人不掩罟謂罟目不得揔之使

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摠作變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
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梁耳由其如此故山不童
澤不竭童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然草
木之屬不妄斬伐則山不童也崔蒲之類取之以道則澤不
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鱉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者語
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箋酒美至又
多。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多也而以
為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四
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
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為物
若酒則人之所為非自然之物以魚麗于罟魴鱧也。鱧
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魚麗于罟魴鱧也。鱧
鱧音礼。鱧。君子有酒多且旨。箋云酒多而美也。疏。傳。鱧。鱧
直冢反。鱧。鱧。舍人曰。鱧名。郭璞曰。鱧。鱧。徧。檢。諸。本。或。作
鱧。鱧。或。作。鱧。鱧。若。作。鱧。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鱧。又。與。舍。人。不
異。或。有。本。作。鱧。鱧。者。定。魚。麗。于。罟。魴。鱧。鱧。郭。云。今。偃。額
本。鱧。鱧。乃。兼。反。江。東。呼。魴。為。鱧。鱧。音。啼。又。在。私。反。毛。及。前。儒
皆。以。魴。釋。鱧。鱧。為。鱧。鱧。為。鱧。唯。郭。注。爾。雅。是。六。魚。之。名。今。目

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
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君子有酒旨且有箋云酒美而此魚又有

疏傳鯉鮒。正義曰釋魚有鯉鮒郭璞曰鯉今鯉額白魚也鮒別名鯉孫炎以為鯉鮒一魚鯉鮒一魚郭璞以為

鯉鮒鮒鮒四者各為一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箋云魚既多又

善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箋云魚既美又齊等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箋云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陔古哀反白華孝子之

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疏南陔至黍稷。正義

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華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言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礼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

非孔子之舊。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礼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

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疏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末後別

著此語記之焉。箋云三篇至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其詩辭乃迹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礼二

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用之也此雖摠言鄉飲酒燕礼用焉其言笙入立于縣

中直燕礼文耳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華華黍是文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今

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耳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以子夏得為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

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

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為遭此而亡之又解

為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以眾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為詰訓傳乃分別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亡此三篇之序無詩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礼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荅吳模云為記注時就虛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注礼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彼注又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礼樂之書稍廢棄以為孔子之前六篇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關雉鵲巢鹿鳴四牡之等皆取詩序為義而未見毛傳者注述大事更須研精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二百一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 [九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出車

作出車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詩下浦鏜云脫者字是也

乃始還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帥當作師形近之譌

為小到耳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到作別案當作倒正義例用倒也

戎僕掌御戎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戎當作貳因別體字貳作式形近而譌也

以此云維其載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之誤維其是也

或卿兼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卿當作即形近之譌

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帥作率馬作焉案率字焉字是也

旒旒旒垂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傳旒旒旒垂貌是其證正義下云定本旒旒

旒垂貌如其所言不為有異當作定本云旒旒旒旒垂貌上旒旒經文也下旒旒垂貌謂繼旒曰旒者也故下云多一旒字也釋文以旒垂作音或與正義本同與定本不同各本正義皆誤

僕夫況瘁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況瘁釋文云况瘁本亦作萃依注作瘁考此當是經

本作萃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箋之例也釋文云依注作瘁似乎未晰也四月釋文盡瘁本又作萃下篇同亦其證

憂其馬之不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憂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釋文云憂其馬

之不正一本作政之不正也一本作馬之政考憂其馬之政謂憂非其馬之政也段玉裁云用甘誓文是也當以定本為長

滋益惟悴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箋作茲正義作滋茲滋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傳龜蛇曰旒

明監本毛本脫○閩本缺

故南仲所以在朔方而築於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於誤城案此築於者經之城

于

其所建於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旒誤於是也

欲今赫赫

補毛本今作令案令字是也

○杖杜

有睨其實

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睨作睨案釋文云字從日或作目邊又見大東經睨彼牽牛字同

女心傷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女誤汝毛本初刻同後改女

有睨然其實

閩本明監本毛本睨作睨案所改是也

謂之父母也已尊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由讀下屬

○魚麗

終於逸樂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是終於逸樂釋文云逸本或作佚考文古本作佚采釋文

文武並有者

補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有當言字之譌

鱮楊也

小字本同相臺本楊作揚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小字本十行本是也正義中同釋文鱮下云楊也

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各本皆誤正義云草木不折不

芟斤斧不入山林下云定本芟作操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字釋文云一本作草木不折不芟定本芟作操考此則

今誤合兩本為一當是經注本始依定本作不操斧斤斤下無不字後不知者以正義本不字竄入遂不可通定本

以不操下屬正義本以不芟上屬相臺本每四字為一句亦非此當從正義本正義以定本為誤者最得之也

士不隱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不隱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正義云士不隱塞者為梁止可為防

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是正義本作隱其本又作偃者即今之堰字周禮戲人注水偃谷風正義引作水堰

庶人不數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庶人不撻罟者謂罟目不得撻之使小又云集注

撻作纓依爾雅定本作數義俱通也釋文以不數作音與定本同考九罟傳作纓罟釋文云字又作總是纓總同字撻又總之別體當以正義本為長

然則曲簿也以簿為魚笱

闕本明監本毛本二簿字皆作簿案上引爾雅注作薄薄字是也

無不誤字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誤字二字當倒是也

然則十月而斤斧入山林

闕本明監本毛本斤斧誤倒案正義本傳作斤斧十行本

不誤不知者以定本改之非也

不得圍之使迺

闕本作迺俗字也明監本毛本作匪正字也

但不麇耳

補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麇當作匪

獸長麇天

闕本明監本毛本天誤麇案天即麇字之假借不知者以今國語改之○按改麇是也

鳥翼殼卵

閩本明監本毛本殼誤殼案殼當是殼之假借

三章則似酒多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似下衍酒美二字案三章二字亦衍涉下文而誤也

鱧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鯛直豕反鱧下云鯛也正義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鯉或作鱧鮠又云或

有本作鱧鯉者定本鱧鯛與鱧鯉音同考此正義引舍人曰鯉名鮠下正義引孫炎鱧鯉一魚釋文鮠下云毛及前儒鮠為鮠是傳正取爾雅為解注爾雅者舊無異說作鮠為是作鯛者乃依郭注爾雅所改謂鱧鮠各為一魚也作鯉者依說文鯉也所改皆非傳意

又與舍人不異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誤有案爾雅鮠即取此正作不

郭璞以為鯉鮠鱧鯛四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鮠當作鮠

○南陔白華華黍

鼓南北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磬誤鼓考鄉飲酒禮是也

又解為亡而義得存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為當作篇形近之譌

各置於其篇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當作端即複舉注文也

則止鹿鳴一篇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什

而鄉飲酒之禮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當燕字誤是也

禮樂之書稍廢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稍下浦鏜云脫一稍字以鄉飲酒燕禮二注考之

浦校是也

滿身是也

無樂之昔林類乘

銀一併半似帳簿所無之也
同本即混本注本同案注可證

而唯利之類也

同本即混本注本同案注可證
同本即混本注本同案注可證

同市與一類也

同本即混本注本同案注可證
同本即混本注本同案注可證

谷置以其疎丁

舉對文也
同本即混本注本同案注可證

又類也之而詳得谷

同本即混本注本同案注可證
同本即混本注本同案注可證



言
之
入
り
抄
言

言

